

## 看不见的路，直觉之境 / 杨子强

葱翠晴朗的午后，陪着她穿过那一尊尊「人间」雕像群，在一个长斜坡底下，一所美容院正开放着。亲切的服务专员带着微笑问好，递上专属别致的美容服务手册，细腻的介绍着各个独具特色的美容服务区。拎着粉红和灰色手册，来到一滩绚丽的粉红水池边，跨入粉红泡泡浴缸，再穿过黑雨，白云，绿森林，就遇着了一条长形黑色的物体，像蛇一般卷曲在地上。黑色细长的身体里，有着一个正在匍匐前行，但也似乎可以被理解成正在被吞咽着的生物，不断的在里头蠕动着。手册里印列着，「我爬行在一条名叫《夜》的黑蛇身体里。」其下为英国二战首相丘吉尔的名言：「当你走在地狱里时，继续的往前走。」

她回过头，美丽的眼神中带着笑意，下意识的，我又进一步的说明着。这一件可伸缩的黑色长筒形毛线编织物，其体宽容量为常人的身体圆周厚度。所以，当「黑夜」的挑战者被吞咽而入时，如同眼前所展现的「蛇吞象」剪影一般，只能奋力的往前爬行，无法回身退缩而去，也必须在这黑暗的地狱中爬完全程，直到看见光明的另一端。所有的个人情绪反应，回神喘息，种种内在感受的细腻肢体语言，都会赤裸裸的浮现在这细薄的毛线表层上。说着说着，不自禁的回想着，自己多年的创作直觉，很多时候也如同这般，是一种可怕的感性判断，你必须得面对它，实现它，要不然，自己本身也将掉入一个漆黑空泛的情感黑洞里，不断纠结，无法释怀。

选择相信直觉，因为那是一种清晰，真实但无法加以叙述的感受，好像只要向前跨出一步，就能触摸到的未知和单纯；「看不见」的路。如果真的要加以阐述，或者就可以比喻成如同理性主义者般，把问题和答案都先写下，再尝试在这两端之间去进行答案寻找的必要过程。但同时，却又需要像经验主义者般，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实际的去体会，再修正，和作出更精确的阐述注解，实际视野的角度调整和可真实达致的终点距离估算；是清晰的，但同时也是模糊的。就像你知道它是什么，却只能用抽象的言语去形容它，而无法确切的解释它，定义它。在其之上导引着的，可能来自於一个执著的信念，一种纯粹的感受，在其之下的，是需要有足够想象力的每一步，去印证，比对，理解，和梳理脑海中那个强烈的感受。

克拉码头的夜色，在美味餐点和美好香槟的欢愉氛围下，分外迷人。老同学在二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中带着些许歉意提起年少时内心的真实评价和当时无法理解的心态：「你活在梦里！」

因为看不见路，你只能面对心里的那份真实的情感。。。对。。。存在着情感。。。因为情感的投入，它可能变得不可理喻，但它绝对不完全是一个非理性的产物。因为看不见路，你必须划分出各个可能到达的路线图，再一一的试探。因为看不见路，我无法确定它是否处在於一种已知范畴内但未曾被注意到的存在状态，但它确实带着些许的可能性。也因此，每一次的新发现，都带来一次简单的满足。

小时候，因为没有布娃娃，性子又倔又傲，又不愿开口向父母提出要求，就自己缝织布偶。偷偷的，私底下找到几块碎布，剪裁出如姜饼人般的外轮廓，填入裁减後留下

的布料，用针线手工缝合，再画上眼睛鼻子；那麽的平扁粗糙；我一直觉得我是造物者所创造出的，不够精致且毫无想像力的布偶。

你可曾想像过编织梦想的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平凡人而言，其实更偏向於一个「补破网」的状态吗？请别被神话或英雄故事里的美好情节所误导，尤其是当你不曾拥有故事主角们的特殊天赋和才能，或是成为命运之神所指定的，万中选一的那一个人。在你不断的探险中，并不一定会在危难中获得被眷顾的解救，你就和这世界上其他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普通人一样平凡，世界也必然如你所想象的那般，公平的对待着每一个人，也给予每一个人平等的生存机会。你不会获得赞美，因为你身旁总有人做的比你更好。你不断尝试，努力着，去理解难题，但對於天生有相对应能力的人而言，他们也不太明白你怎么会搞不懂这些简单的问题，唯一的解释，就是，你和他们不一样；技术性资质阶级就此产生，而不会是个别能力强项的错误比对。而当你在不断的自我修整补强的融入过程中，却又不断发现新的，支离破碎的洞口，因为你看得更清楚了。如果，这还不足以阻止你追求美好的理想，那我会跟你说，「不是每个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梦想的，而且全世界也未必会因为你达成梦想而为你喝彩。」

到同学家拜年，一大群年轻人，好不热闹。在一片喧闹当中，朋友家中静静坐在一旁的年迈婆婆，指了指心爱牛仔裤的右上侧膝盖部位上，被自己细心缝得几乎看不见的补丁，只有她看见了。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双眯着的老花眼和那赞许的笑容，那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但我必须确定的跟你说，追求梦想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体验。我当时并不知道，在我心中有着一个不断吞噬着存在感的黑洞，无止尽的洄旋在胸口内。仿佛打从自我意识存在之后就已陷进那黑色混沌之中，不断的寻找，填充和失去。我希望当时有人曾经像丘吉尔的夫人在「最黑暗的时刻里」对丘吉尔说，「因为你不完美，所以你坚强。因为你有所怀疑，所以你拥有智慧。」

就像无数艰苦锻炼的身体肢体，在还没动念之前的肌肉记忆反射；直觉之境；不断的迷路，不断的犯错下，最后所可能获得的一种如雷射光束般的定点指向能力，带你穿透眼前的迷雾，引领你走出这迷茫之境；看得见的路；如罗森塔尔效应般，一种心向，事先存在于你脑子里的一种趋势，因为你期待它，你努力的实践它，因为你相信它必然会实现。

耳边响起浑厚的声音，提醒着在泥稿上签名，年少焦躁的我只记得下一句话，「成名以后，这将会是非常重要的泥塑作品。」曾几何时，每天清醒着的十六个小时里，是在紧凑的雕刻工作和坚持着的人体泥塑创作间交缠纠结，疲憊不堪。偶然的機緣下，遇见了安分开着计程车，钻研紫薇斗数，看透命运，正耐心的等待着下一个事业高峰的他，认真的说道，「你将会比一般艺术家在人生的更早阶段，达到顶点。」那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就这样，也只能是这样的，我紧紧的拥抱着，那不断被重复提醒着的片刻言语；那或许，也可能完全不存在的，相对模糊的命运咒语；如此罢了。很多年后，我慢慢明

白，我拒绝相信命运，但无可避免的，还是被这两则毫不起眼的命运评断，牢牢的捆绑在潜意识之中。路漫漫。独自探走在梦想的边界线上。我看不见前方的路。我不在意。



《我爬行在一条名叫「夜」的黑蛇身体里》2011，露芙·巴克/格拉斯哥版本，毛线编织。